

数智时代的新质人才培养:AIGC 视听创作教育 实践研究^{*}

Empowerment or Limitation? Reflection on AIGC Audio-visual Creation Education Practice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

◎ 刘 茜 苍海心

Liu Qian Cang Haixin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多模态内容创作中的应用,新闻传播教育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与冲击。它不仅改变了信息生产方式,还赋予了数字影像教育全新的教学工具与创作方法,技术使用与学生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得到关注。通过在北京某高校进行为期四个月的参与式观察,追踪了学生学习并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及创意影像生产的过程。研究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能够促进创意影像生产的主题多元化与视觉创新表达,但也带来了创作过程中的挑战,如生成内容的不稳定性和技术带来的能力分化。因此,新闻传播学科教育者需调整教学策略,整合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经验,并构建多维课堂,以培养适应数智时代的新质人才。

关键词: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智能影像;智能视听创作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especially the application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multimodal content creatio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is undergoing unprecedented changes and impacts. It not only changes the way of information production, but also gives digital image education new teaching tools and creative metho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use and students' creativity has attracted attention. Through a four-month participatory

^{*} 本文系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重大课题“互联网时代文化生产和传播的规律研究”(项目编号:24&WZD19)、北京师范大学青年拔尖人才培养项目(项目编号:1253200018)的阶段性成果。

observation in a university in Beijing, the process of students using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ols and creative image production was analyzed.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use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can promote the theme diversification and visual innovation expression of creative image production, but it also brings challenges in the creative process, such as the instability of generated content and the ability differentiation brought by technology. Therefore, educators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disciplines need to adjust teaching strategies, integrate the experience of using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ols, and build multi-dimensional classrooms to cultivate new talents to adapt to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Keywords: AI, GAI, AIGC, AI film, AIGC audio-visual creation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①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②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③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新闻传播学是研究新闻活动、传播活动及其他各种传播现象的学科^④，其发展历程不仅见证了社会信息传播方式的不断演进，更深层映射着文化生产机制的范式

①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 (2023-08-31)[2024-10-29].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8/content_6901250.htm.

②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 (2022-05-28)[2024-10-29]. https://www.gov.cn/xinwen/2022-05/28/content_5692807.htm.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2022-10-25)[2024-10-29]. 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22-10/25/c_1129079926.htm.

④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 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EB/OL]. (2024-01-23)[2024-10-29]. <https://www.acge.org.cn/encyclopediaFront/enterEncyclopediaIndex>.

转型。其中,智能传播作为传播学的新兴分支领域,既是人工智能技术在人类社会交往传播过程中的创新性应用,也是文化生产权力重构的技术中介化过程。其核心特征在于借助先进的算法、强大的算力和海量的数据基础,实现信息传播的智能化,带有明显的跨学科色彩。新闻传播学科的高质量发展有赖于新闻传播人才专业化培养的支撑,同时它也推动着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与完善。当代中国语境下,新闻传播教育主要指“由高等学府对未来的新闻工作者进行系统的专业理论培养与职业技能训练的专项教育实践活动”^①,本质上是培养新型文化传播主体的系统性工程。我国新闻传播教育沿承世界主流新闻传播教育重视人文学科基础和职业技能训练的传统^②,注重培养新闻传播人才技能的学习与应用,同时强调对数字文化生产和传播的能力塑造,以更好应对全媒体环境下媒介融合发展的技术挑战。

在智能传播时代,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逐渐作为教学工具深度介入并参与到新闻传播教育过程中,带来了新闻传播教育场景的更新和迭代^③,也实现了技术逻辑对文化传播体系的再造。人工智能通过搭建自主学习平台实现教育的私人化^④、拟真化,而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AI)进一步推动了教育主体多元化,加快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 AIGC)参与新闻传播教育模式的建构^⑤,实现了新闻传播教学的场景更新。这种“人机协作”式的智能教育方式不仅有助于推动新闻传播教育向数字化、智能化变革,驱动新闻传播教育的教学目标、方式及场景等维度转向,也有助于重塑未来文化传播者的认知框架。在此背景下,数字化、全球化的媒体竞争格局要求学生具备数字素养、终身学习能力、跨学科知识整合能力以及对复杂信息环境的适应能力^⑥,成为数智时代的新质人才。

作为新闻传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影像教育也面临着技术赋能与挑战的双重性。生成式人工智能催生的多模态创作革命为数字影像教育课堂带来体验式、沉浸

① 陈丽丹,姚艺. 人工智能赋能新闻传播教育:实践转向、未来愿景与赋能路径[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35(1): 140-147.

② 陈昌凤. 中美新闻教育传承与流变[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6: 11-17.

③ 周庆安,匡恺. 人工智能冲击下新闻传播教育的认同构建[J]. 青年记者, 2023(8): 26-29.

④ 朱永新,杨帆. ChatGPT/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教育创新:机遇、挑战以及未来[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3, 41(7): 1-14.

⑤ 王欢妮,刘海明. 多元主体与伦理启蒙:生成式人工智能新闻教育的模式建构[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45(5): 158-164.

⑥ 吴青,刘毓文. ChatGPT时代的高等教育应对:禁止还是变革[J]. 高校教育管理, 2023, 17(3): 32-41.

式学习的强烈导向^①,虚拟现实技术(VR)、增强现实技术(AR)、混合现实技术(MR)、元宇宙(Metaverse)与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为影像教育的课程形式与内容赋能。2022年 ChatGPT 正式发布后,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迎来了爆发式增长阶段,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也从单一形式的文本生成逐渐扩展到多模态的生产创作。生成式人工智能创作工具主要分为五大类别:AI 绘图工具,常见的有 Midjourney、Stable Diffusion 及国内的 Liblib、豆包等;AI 视频工具,常见的有 Runway、Pika、即梦、可灵、清影等;AI 音频与音乐工具,常见的有 ElevenLabs、Suno、Udio 等;AI 数字虚拟人,如 HeyGen、D-iD 及奇妙元等;AI 智能体,如在 ChatGPT、智谱清言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基础上训练的智能体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创作工具蓬勃发展为新闻影像创作带来了丰富的可能性,极大地扩展了影像创作的边界。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教育环节融入教育进程中,其带来的种种挑战更加不容忽视。因此,为适应智能传播时代新质人才的要求,新闻传播教育不仅需要学生掌握除传统技能外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还对创造思维、批判能力、文化传播能力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本研究以北京某高校新闻传播学院新增设的相关专业课程为途径,通过参与式观察,全面追踪并反思学生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应用学习以及数字影像创意性内容生产的过程、结果及影响,通过剖析新闻传播教育场域中的人机互动图景,揭示智能传播时代文化生产主体的培育规律。

二、文献综述

(一)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下的教育困境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加速发展与应用构筑了全新的技术场景和认知场景,赋予新闻传播教育更多可能,但同时也带来极大的冲击与挑战。人机耦合语境下,新闻传播教育与内容生产的主体由“人”变为“人—机”协作,这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教师的角色地位。内容生产方面,由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自主学习过程中存在数据收集的不完整性、不平衡性、不准确性^②,此类技术限制容易导致生成内容的智能歧视,不利于学生价值观的塑造与培养。技术使用方面,在提升学生生产效率的同时,智能技术也无形

① KIRCHHOFF S. Journalism education's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 dispositive analysis of journalism training and education programs[J]. Journalism studies, 2022, 23(1): 108-130.

② 许同文,赵国政. 人机耦合视角下的新闻生产与新闻教育[J]. 青年记者, 2023(23): 96-98.

减少了学生深度思考机会、弱化其知识迁移能力。长期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滥用则易导致使用者的技术依赖。此外,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其生成内容的知识产权缺乏清晰的界定,普遍范围内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仍然没有得到认可。^①而就技术的推广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也被质疑可能加剧数字鸿沟^②,而非实现教育的平等。

(二)创造力之问:人工智能与创意生产

作为人类的基本行为之一,创造力被定义为围绕特定目的,充分调动一切资源产出某种新颖、独特、有价值的产品的智力品质。^③在反映人与智能机器交互能力的人工智能商数(Artificial Intelligence Quotient, AIQ)中,创造力被列为重要能力之一^④,进一步细化为人机交互中创造力的三个层面:想象能力、问题解决能力与动手能力。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创意影像生产的过程中,学生的创造力将对个体人工智能能力及产出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随着AIGC多模态生成技术的爆发式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创造力之问也渐渐得到关注。积极的观点中,有学者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创造性地进行创意生产。用户在与AI绘图工具的即时交互中,能够将系统拟人化为“潜在助手”^⑤,让其作为辅助帮助人类创作,并提供及时反馈意见。^⑥就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生群体的创造力影响而言,已有研究通过对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时好奇、想象、坚持、协作与自律的创造性潜能五维度进行对比试验,证明了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通过触发学生的发散思维诱发其创造性潜能;在生产过程中,生成式人工智能有效地促进了学生“好奇”与“坚持”的创造性人格倾向^⑦,这同样有助于其创意生产的进行。生成式人工智能多元观点、及时反馈及拟真化互动的“生成式”特点则能够帮助学习营造类

① THORP H H. ChatGPT is fun, but not an author[J]. Science, 2023, 379(6630): 313.

② 杨欣.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教育转型图景:ChatGPT 究竟对教育意味着什么[J].中国电化教育,2023(5): 1-8,14.

③ 林崇德,等.创新人才与教育创新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2.

④ 张海生.人工智能时代的高等教育将如何存在[J].江苏高教,2020(2):23-29.

⑤ MA X, HUO Y. Drawing a satisfying picture: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human-AI interaction in AI painting through breakdown-repair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J]. Information Processing & Manegement, 2024, 61(4): 103755.

⑥ MARRONE R, CROPLEY D, MEDEIROS K. How does narrow ai impact human creativity? [J].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 2024(7): 1-11.

⑦ 王春丽,陈艳艳,顾小清,等.协作学习中生成式人工智能促进创造性潜能的机理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 2024, 45(11): 76-83.

“头脑风暴”的场景,对创造性思维的训练具有积极意义。^①

然而,部分学者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使用对创造力起着负向影响。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可能无法独立地表现出有意义的创造力,有研究通过对 ChatGPT-4 的各项测试发现与沟通协调倾向、问题解决倾向等能力维度相比,其创造力倾向非常保守,始终“认为自己不具备创造力倾向”。一项有关广告创意生产的实验中,生成式人工智能也被证明创造力与洞察能力与人类相比的不足^②,且缺乏对人类心理、情感的深入理解。在创意生产过程中,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大量使用则可能导致人类主体独创性被 AI 反噬^③,生成式人工智能产物的泛滥之下,人类创造力走向被否定的深渊。因此,生成式人工智能创造力及其在影像教育中的作用仍然值得进一步观察与讨论。

作为创意生产主体的用户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创造力展示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个体的人工智能创意生产伦理意识影响着学生群体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时的创造力。研究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大学生创造力的影响取决于学生的自我调节学习能力及伦理使用的边界意识^④,当个体利用 AI 技术进行抄袭、剽窃等不当行为时,个体创造力呈负向发展;而自我调节式学习能够有效降低不当使用的负面影响。此外,用户与人工智能工具的交互心理可能影响着工具本身的创意生产与表达,将交互工具视为“缺陷合作者”的心理可能最终导致创意生成任务的失败。

尽管人们对与人工智能合作艺术创作作品的接受程度仍值得商榷,“AI 创造让每个人都有机会作为一个艺术家来创造艺术”^⑤已然逐渐接近现实。因此,如何有效地应用人工智能技术于新闻影像教育的课堂,激发和保有学生的艺术创造力,也成为在教育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北京某高校新闻传播学院本科生专业课“未来媒体创作”为平台,进行为期 4 个月的参与式观察。在此期间,笔者们以课程设计者、参与者和学习者的多重身

① HABIB S, VOGEL T, ANLI X, et al. How doe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mpact student creativity? [J]. Journal of creativity, 2024, 34(1): 100072.

② 李育辉, 庞菊爱, 谭北平. 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创造力比较研究: 基于专家和消费者的双重视角[J].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23(10): 23-35.

③ 曾白凌. 没有作者的著作权: ChatGPT 对人的反问[J]. 新闻与写作, 2023(9): 69-79.

④ 王思遥, 黄亚婷. 促进或抑制: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大学生创造力的影响[J]. 中国高教研究, 2024(11): 29-36.

⑤ LI L. The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ainting on contemporary art from disco diffusion's painting creation experiment[C/OL]. // 202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rontier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Machine Learning (FAIML). 2022: 52-56[2024-12-17]. <https://ieeexplore.ieee.org/document/9969225>.

份融入课程教学与学生创作的过程中,并全面追踪学生在生成式 AI 工具的应用学习以及进行影像创意性内容生产情况及进展。其中,学生在课堂上的反馈(包括对 AI 工具使用的疑问、对创作主题的理解和想法等)、在课后的反馈(包括学生与教师及助教的课后交流记录)、创作过程中的心理决策历程(通过作业流程记录、小组汇报等方式获取)以及最终展览作品的内容(从作品主题、创意表达、技术应用等方面进行分析,见表 1)都构成了我们的数据来源。

表 1 学生生成式 AI 作品主题及其工具使用

组别	大主题	主题	生成式工具使用	其他工具使用
组别 1	解释学科所学	新闻传播理论的视觉呈现	FLux、1Dev、CogVideoX-5B-12V、CogVideoX-Fun-5B-In、文心一言、Midjourney	剪映、Photoshop
组别 2	社会现实问题	海洋环保主题	豆包、可灵、即梦	剪映
组别 3	社会现实问题	心理亚健康的反思	Liblib、可灵、智谱清言、通义万相、豆包、即梦	剪映、可画
组别 4	未来技术想象	服装设计助手的智能体搭建	文心一言、Suno、海螺、智谱清言	Photoshop、剪映
组别 5	社会现实问题	敦煌文旅宣传	即梦、豆包	剪映
组别 6	解释学科所学	传播形式变化的视觉呈现	即梦、豆包	剪映
组别 7	社会现实问题	童话故事的时代回音	Midjourney、OpenAI、Imagine Art AI	未提及
组别 8	社会现实问题	地球环保主题	Midjourney、秒画、豆包、可灵、即梦、文心一言、Suno	未提及

该课程是面向没有系统学习过 AI 影像生产工具的本科生的选修课程,结合授课、前沿讲座与 AI 作品创作三重导向的教学模式,课程授课范围包括图片生成工具(豆包、Liblib、Midjourney、Stable Diffusion、Adobe Firefly)和视频生成工具(Runway、Pika、即梦、可灵、清影、剪映等),课程目标是通过创作 AI 艺术作品,引导学生完成团队作品,进而实现知识与技能的结合。以该课程为观察对象,一是可以反映不同个体在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下进行创意影像生产的模式差异,二是有助于审思在学习和应用两种场景下生成式人工智能与个体的内在交互冲突与外在实践局限。

四、研究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数字影像内容创作的实践路径

影像内容生产是一种极其依赖人类能动性和创作经验的实践,即使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展露出“数字灵韵”为影像作品的生产带来更多的可能性,但其具体介入生产中的路径仍然因为个体的想象力、创作目标、技术掌握程度等而不同。以下,我们将从内容、技术、人机关系三个层面阐释我们参与式观察的研究发现,分析内容创作的实践路径。

(一)内容角度

1.多元探索:主题结构的创新突破

传统的数字影像生产,内容的创作与拍摄的条件、对象、环境等有很大关联,因此在传统课堂中,学生在进行创作时需要考虑到现实因素选择主题;而利用生成式 AI 进行创作,只需要输入提示词,就可以生成各种风格的图像和视频,因此学生的影像创作能够突破对于主题的限制,视觉呈现更加自主多元。

在创作过程中,生成式 AI 可以提供不同类型的生成素材,供给学生的自由畅想,一方面,学生能够积极尝试挖掘不同主题的深度与广度,例如,在课程作业中,学生的选题包括未来技术想象、社会现实问题、专业学科知识等。例如,在组别 2 中,该组以海洋动物保护为主题,可以突破无法实地接触并拍摄到海洋生物的局限,并对其进行艺术化创造;在组别 1 中,新闻传播学的理论也可以突破抽象的概念框架,融入城市、人群等不同的场景得以具象化呈现。另一方面,学生在情感表达与叙事手法上也进行了大胆创新。一些学生运用生成式 AI 生成富有情感张力的画面,如以写实风格的动物形象或者虚拟人/物形象以大笑、落泪等丰富的拟人化面部表情,以细腻的视觉语言传递复杂的情感,而这种表现方式在传统拍摄和影视制作中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时,在叙事手法上,学生突破传统线性叙事的束缚,尝试多线叙事、倒叙等方式,利用生成式 AI 提供的多样化素材构建独特的叙事结构,使影像作品更具吸引力和思考深度。

2.概率迷雾:创作反复性的迷失

生成式 AI 的内容生成机制基于概率模型,这一特性在为创作带来多样化选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一系列创作局限。由于算法的概率性,生成式 AI 生成的图

文视频,其实际内容在质量、逻辑连贯性和细节准确性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本质上与 ChatGPT 行文流畅但逻辑混乱的语言表达颇具一致性^①,使得学生在实现精确创作意图时面临巨大挑战。

在实际创作情境中,当生成式 AI 反馈的内容无法精准传达学生所期望的时代特征与情感深度时,学生不得不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对这些素材进行筛选、修改与完善,“不知道为什么在使用软件时,输入几乎相似的关键词,但生成的图片越来越不接近想要的甚至可能需重新构思创作方向”(同学记录),以此才能适应 AI 生成内容的不确定性。此情形不仅严重影响创作效率,亦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创作者对作品的整体把控能力,导致创作自主性的逐渐丧失。此外,在学生期望借助生成式 AI 获取特定主题、情感氛围或风格的素材时,每次尝试往往会得到与预期不完全相符乃至相互矛盾的结果。即便使用相同的提示词, AI 修改后的结果亦难以预测,致使学生需反复尝试并修改提示词,甚至多次修改后仍不及最初版本,“有的软件使用起来,感觉还是第一次出来的图片好,为什么会越改越不好呢?”(同学记录)。换言之,概率生成的不稳定性亦使得作品质量难以维持稳定,难以满足高质量创作的要求,进而限制和制约了数字内容创作。

(二)技术角度

1.技术介导:知识视觉化的创新表达

通过观察发现,部分学生将生成式 AI 作为可以回应与具体化已经具有的抽象知识的视觉呈现工具。20 世纪之后,数字技术介入数字影像内容生产之域,让传播的“视觉转向”态势越发显著^②,视觉实践也越发受到关注,视觉作为人类获取信息的核心途径,更直观地传递情感与加深意涵的记忆。^③越来越多的信息顺应这一潮流向图文结合、音视频等多模态形式转化。而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无疑为视觉转向供给第二次叠变潮流,作为能够实现文本、声音、图像和视频信息不同模态之间的生成、转换与融合的技术工具^④,持续促发抽象化概念向视觉可见的内容转变,重构并拓宽表达叙

① 刘海龙,连晓东. 新常人统治的来临:ChatGPT 与传播研究[J]. 新闻记者, 2023(6): 11-20.

② CHANDLER D, MUNDAY R. A dictionar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M/O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2024-12-31]. <https://www.oxfordreference.com/display/10.1093/acref/9780199568758.001.0001/acref-9780199568758>.

③ NELSON D, REED V, WALLING J. Pictorial superiority effect[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learning and memory, 1976(2): 523-528.

④ 陈昌凤,张舒媛.视觉优势?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于传播的模态偏向问题[J].新闻与写作, 2024(10):5-14.

事的边界。组别 1 与组别 6 尝试对所学的学科内容进行视觉化的传达;组别 2 与组别 8 也是希望通过对于环保主题代表性的呈现,例如对海洋动物所遭受的迫害、地球表面遭受的破坏进行图像化传达。在这类创作过程中,个体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布指令的过程变成“意指—能指”对接的过程,学生首先将自己所学的知识理论元素转化为期待获取的视觉符号,并向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布特定意旨的指令,快速生成不同场景的具有视觉符号特征的素材并进行遴选和组合,继而进行剪辑与特效处理,试探各异的视觉元素组合范式。学生能够在这一创作类别中,深度思忖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制作的视觉元素如何更为有效地服务于传播目的,诸如怎样借由色彩、构图等视觉手段强化信息的吸引力与感染力。尽管生成素材的过程仍然是机器随机生成的图像与视频,但有学生的深度思考和创意为内容提供指导和把关,仍然能够让作品富有独特性和难以替代性。

2. 技术驱动:自主探索下的技能跃升

与将技术视为工具不同的类别是,部分学生将掌握技术为最终导向。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新兴技术在应用的方法与潜力上仍有大量的空间值得探索,课程讲授内容的局限反向促进学生拥抱技术变革,充分发挥自主调节学习能力,在创作实践过程中进行所学内容的知识迁移,通过“设定作品目标—选择自学内容—自我监控—评估”的系列过程,借助创作作品实现技术技能的提升。

几乎所有的组别在进行制作过程中,都会先进行最基础的技术把控,即如何适应参数和指令的变化,通过对现有关键词模板的学习,如分辨率、绘画风格、人物动作、套图模仿等生成水准,并根据获取到的反馈,判断技术的供给风格与供给上限,对其能力形成自我判断。其次,是对技术开拓与重组的能力发挥,例如在组别 4 中,学生在未接受系统教学的情况下进行服装设计助手这一类智能体搭建的探索性尝试,在学习过程中脱离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反而寻求了社交媒体的“攻略”进行操作方法的学习,而基于学生挖掘更多顺应制作需求工具的意图,如组别 1 中对 CogVideoX 和 FLux.1 Dev 非主流的视觉生成大模型进行应用,并额外学习了为现有工具套用插件进行基础技术无法达到的色彩渲染等能力。这一类别中,学生将技术学习视为目标导向,并不断尝试让技术可供性作为行动的潜力^①,发挥主观能动性探索技术的更多可能性。

① MAJCHRZAK A, FARAJ S, KANE G C, et al. The contradictory influence of social media affordances on online communal knowledge sharing[J]. Journal of computer - mediated communication, 2013, 19(1): 38-55.

(三)人机关系角度

1.能力对齐:创作者能力要求提升

生成式 AI 在创作实践过程中深刻推动着学生创作者角色的转型,使之从传统意义上相对单一的创作者,转变为集创意引导、素材筛选与作品整合等多元职能于一身的新型创作者。同时也促使学生构建起与之相匹配的高阶能力体系。

学生需要了解不同生成式 AI 工具的特点、优势和局限性,能够根据创作需求选择合适的工具,并通过调整参数等方式优化 AI 的输出结果。例如,在追求高分辨率和逼真视觉效果时,学生需要知道如何选择具有相应优势的 AI 模型,并合理设置参数以达到理想效果。同时,学生还需要具备更强的创意策划和审美判断能力。在面对 AI 生成的海量素材时,学生要能够准确筛选出符合创意主题、具有艺术价值的元素,并将这些元素进行有机整合,创作出具有独特风格和深刻内涵的影像作品。此外,跨领域知识整合能力也变得至关重要。为了更好地引导 AI 生成符合需求的内容,学生需要融合艺术、文化、科技等多领域知识,如在创作历史题材影像时,既要掌握历史知识,又要懂得如何利用生成式 AI 将历史场景生动呈现,还要考虑如何通过艺术表现手法吸引观众。

2.角色转变:三维一体的协同过程

生成式 AI 的参与促使学生与技术之间构建起一种深度协同的创作模式,这种模式突破了传统“师—生”单向授课的局限,发展出“人—机—师”三维循环链条的智能翻转学习过程,呈现出技术可供性与使用者互动中,使用者发挥自主调节学习能力的多种可能性。^①

在具体的创作流程中,学生会在沟通中作为“团队中主要引导者”的角色,依据自身对创作主题的理解以及设定的目标,将独特的创意构思和敏锐的艺术审美融入其中,向生成式 AI 传递精准的指令和明确的创意导向,引导其生成契合创意蓝图的图像和视频素材。而生成式 AI 则因其高效供给的能力而被一定程度上认可为合作伙伴,发挥素材和技术赋能支撑者的能力,凭借算法模型和海量数据为学生提供海量丰富、风格各异且视角多元的视觉元素。在此过程中,教师的角色也发生了转变,从传统的知识传授者变为引导者和辅助者。教师引导学生正确运用 AI 技术,帮助学生理解

^① 王景,李延平. ChatGPT 浪潮下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价值意蕴、现实隐忧与生态重塑[J]. 中国电化教育, 2023(11):62-71.

如何更好地与 AI 协作,同时在学生遇到创意瓶颈或技术难题时提供指导和建议。这样,就形成“人一机一师”之间循环互动的智能学习与创作链条,学生在此过程中能不断提升自主调节学习能力,充分挖掘技术可供性,实现了创意与技术的深度融合。

五、研究讨论:审视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数字影像内容创作的结果及影响

在数字内容创作领域,生成式人工智能无疑正在改变创作者的生产方式,其强大的功能和广泛的应用为影像创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与可能。然而,如同任何新兴技术在发展初期必然面临诸多挑战一样,通过对学生实践的观察,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介入具体影像生产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主要体现在生成式 AI 对学生创造力的影响以及不同个体应用其创作的收益分化,需要我们深入探讨与反思。

(一)技术双重性:分阶段影响创造力

吉尔福特(Guilford J. P.)将创造力定义为个体能够产生新颖且有价值的想法的能力^①,尽管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回答具有突发性、概率性与不规则性^②,持续发展突破了难以获得答案、难以获得思路拓宽等局限,比如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集成式回答、及时反馈与类人化互动语境,都能营造“头脑风暴”的环境,赋能学生创意思维的涌现与培养^③,深刻影响着创意想象的实现路径。在具体创作过程中,技术的赋能在不同阶段呈现出对创造力的不同影响。

在创意的构思阶段,有部分学生将生成式 AI 作为供给创意资源和拓宽想象空间的技术驱动力。其一,技术体现在赋予作品更多可能性,适应多样化的创作需求^④,进而激发学生更为大胆的创意思维。组别 5 因为生成式 AI 供给技术可以收集资料库已有的敦煌的壮丽风景、悠久历史文化特征进行重组,并且以全新的视觉和叙事方式呈现于宣传片中,因此敢于设想和完成敦煌游览的完整宣传片制作,而组别 7 则根据生成式 AI 的强大的模板学习能力可以模拟出已有童话绘本的样式与风格,因此构思出以现代视角重述童话故事巧思。其二,技术激发对其本身的多元想象,即学生从

① GUILFORD J. P. Creativity[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50, 5(9): 444-454.

② 杨奇光,张宇.Sora 与多模态内容生产:文生世界、计算游戏与编辑治理[J].中国编辑,2024(6):64-70.

③ HABIB S, VOGEL T, ANLI X, et al. How doe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mpact student creativity? [J]. Journal of creativity, 2024, 34(1): 100072.

④ TUPPER K. Creatively deterministic: what are temperature and top_P in generative AI? [EB/OL]. (2023-04-22)[2024-10-16].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creatively-deterministic-what-temperature-topp-ai-kevin-tupper>.

技术特性出发,对其应用展开更为广阔的想象,进而推动创作实践。智能体的搭建技术通用化和普及化,使其能够满足服装风格、场合、流行趋势以及个人喜好等信息,快速生成多样化的服装设计的需求,例如,组别4对其可适用的领域进行充分关联想象,创作服装设计方面的智能体。

相反的是,在具体的交互阶段,部分学生对生成式AI对自我创造力的影响产生质疑。影像是一种“介于生命与非生命之间的拟生命形式”^①。传统的影像生产是从构思到创作多个环节的复杂生产过程,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数字内容创作进程,隐藏了其中的诸多步骤。已有学者指出如DALL-E 2等模型,虽可依据文本提示生成图像,然其本质仅是在人类用户给出提示通过“相关性”进行拼贴,缺乏自主产生创意的能力,总体上AI生产的视觉内容相较人工生产内容下限高,上限低。^②生成式人工智能依赖机械式地将指令要求的元素进行组合,因此难以达到真正意义上自己的要求,而自己则会循环往复地调整其给出的答案而陷入固定的思路中,“像那种只能给出笼统方向的甲方遇上了天马行空的乙方,最终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但是要被牵着鼻子走”(同学记录)。从长远发展视域审视,过度依赖生成式AI仿若给创作者的思维套上无形枷锁,严重制约其创造力的可持续发展。当面临复杂创作需求时,学生很可能仅能基于机械反馈的素材进行有限调整,最终陷入灵感枯竭的困境。

(二)效果悖论性:知识溢出下的能力分化

在生成式AI广泛应用于数字内容创作的当下,知识溢出现象越发显著。生成式AI的普及,使众多学生受益于其为影像创作带来的便利。凭借AI的易用性以及基础课程讲授,大部分学生能够掌握基本的AI影像生成技术,这有助于推动创作领域的整体发展,使更多人得以参与数字内容创作。然而,这一现象亦对学生的自我调节学习能力提出更高要求。齐莫曼(Barry J. Zimmerman)的自主学习理论强调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自我调节和主动控制能力,认为自主学习是一个复杂的、多维度的过程。当学生能够克服技术依赖,主动探索、调整学习行为时,生成式AI可能有助于明显的能力提升。^③倘若个体无法充分施展自我调节的学习能力,转而依赖AI所提供的现成思路与素材,便极易陷入思维定式与“拿来主义”的陷阱,逐渐丧失主动探索和创新

① 石润民,蓝江.灵韵、幽灵与装置:人工智能影像赋能情感的辩证逻辑审视[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4(7):54-62.

② 高丰昊,朱春阳.科学技术研究视域下AI影像生成技术的社会风险研究[J].中国编辑,2024(12):70-76,91.

③ ZIMMERMAN B J, SCHUNK D H. Self-regulated learning and performance: an introduction and an overview[M]//Handbook of self-regulation of learning and performance.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15-26.

的动力。

以使用 Liblib 为例,部分学生不清楚“如何运用 LoRA 模型丰富画面细节”(同学记录),亦不了解图生图模式的操作方式以更好地实现创意转换,从而无法充分发挥工具的优势,致使创作成果受限。而部分学生在发现 Liblib 的使用问题后,能够通过的相关技术论坛搜索教程、与其他创作者交流经验等方式自我学习,进而掌握高级功能的使用方法,在创作中更好地利用工具实现独特创意,创作出更具个性化与高质量的作品。反之,另有部分学生则受限于既有水平,裹足不前。这种能力分化最终导致创作成果与学习效果的差距逐渐拉大。

总体来看,正如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所强调,认知发展是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学生使用生成式 AI 进行影像创作的效果,取决于其自我调节学习方式以及具备反思、批判的能力程度,当学生拥有自我构思、判别与探索精神时,生成式 AI 为其创造新的知识带来了有力的辅助与支撑。但如若学生与其交互的目的停留在追求过度的高效、简化与挪用,则可能带来自我能力的削弱与创造力的危机。

六、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影像内容创作的优化策略

生成式人工智能正深刻重塑着数字内容创作方式,也为利用其进行影像生产教育提出挑战。从教育者视角出发,如何优化教学策略,引导学生充分发挥生成式 AI 的优势,创作出优质的影像作品,为培养适应新时代需求的影像创作人才提供有力支撑,进而将生成式 AI 转化成为人所用的新质生产力,成了当前教育中亟待解决的关键课题。

(一)课程内容:工具整合与分阶段教学

为实现生成式 AI 对学生影像生产的有效赋能,在如何应用生成式 AI 工具帮助影像生产的内容思考、减少烦琐环节及内容设计三个方面进行支持性教与学的课程规划与流程优化至关重要。首先,是基础的视听语言学习阶段,需要结合深入浅出的理论讲解和直观的案例展示,让学生熟悉基础的影像生产环节和构思方式,如对称式构图所营造的稳定感、黄金分割构图带来的视觉吸引力,特写镜头的应用节点,线性叙事、非线性叙事等特点,建构自己基础的影像知识库、搭建审美、具备内容判断能力。其次,进入技能学习阶段,关键在于引导学生深入理解生成式 AI 的基本原理、功能特性以及适用边界。以简单的图像生成任务为切入点,如生成特定风格的插画,详细演

示不同工具的操作界面和生成效果的细微差别,让学生在实践操作中初步构建对生成式 AI 技术的认知框架。随后,逐步搭建实践场景与问题情境,引领学生深入探索工具的高级操作技巧。比如在使用 Liblib 时,指导学生如何精准调整 LoRA 模型的参数以实现画面细节的优化,从色彩饱和度到线条清晰度等方面进行细致调整;同时鼓励学生记录和展示与工具的交互过程,组织讨论 ChatGPT 等工具在回答问题或提供创意时可能出现的错误和局限性,增强批判性思维。最后,培养学生利用生成式 AI 深度学习并进行工具整合的阶段。通过布置具有挑战性和现实意义的创作任务,鼓励学生自主确定主题,依据主题需求灵活选择和协同运用多种生成式 AI 工具,如在创作文化遗产宣传影像时,综合运用文心一言进行创意文案策划、Midjourney 生成特色图像、Runway 制作动态元素并结合剪映完成后期剪辑与特效处理,实现从创意构思到成品产出的全过程实践,在实践中不断提升学生的创新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确保教学流程的系统性和有效性。

(二)课程模式:多维课堂与实践平台搭建

数智时代,生成式 AI 介入传播,让传统对文本叙事能力的需求转变为视觉化叙事需求,这要求课程的模式能够培养学生在反思中实践,逐渐具备多模态内容建构的能力。因此,构建多维课堂创新学习模式成为必然要求。教育者应充分发挥生成式 AI 的优势,积极引导实现学习方式的转型,从传统的以教师为单一知识来源,转变为以学习者为核心,教师和智能体共同辅助的自主学习模式。同时,推动学生学习目标的升级,从单纯获取影像生产基础知识,拓展为在影像内容创作中具备深度思考、批判性评价、工具整合与创新实践等多元能力。首先,可以由教师课前发布学习资料,如技术的教程、生成式 AI 的软件探索、已有的优质 AI 影像作品,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并提问,课中引入小组竞赛或项目合作形式,组织学生分组讨论问题,激发学生积极性与团队协作能力;课后布置拓展任务,鼓励学生进一步探索生成式 AI 在影像生产中的能力,并记录自己的学习所得和发现并在班级平台展示交流,实现反向的教学与思考,通过“人一师一机”的三维互动机制,提升学生自主学习与创新实践能力。

此外,积极拓展校外实践基地,与具备技术基础与广泛应用基础的影视制作公司、广告公司、新媒体平台等建立紧密合作关系。为学生提供参与真实项目实践机会,如参与商业广告制作的创意策划、拍摄执行与后期制作,或为新媒体平台创作短视频内容等。在真实项目的实践过程中,学生能够将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相结合,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

(三)课程贯彻:价值规范与评价体系构建

从伦理道德角度,确立合法性和道德性原则,要求学生使用生成式 AI 时秉持正确价值观创作,遵守知识产权法,确保素材合法。基于创新教育理念,强调原创性和创新性原则,鼓励学生突破常规,挖掘工具潜力,以独特视角和表现手法实现个性化创新,激发创新潜能。从社会文化传播视角,注重社会价值和文化内涵原则,引导学生在影像生产中以社会文化为锚定出发,在作品中传递积极价值观,使学生明晰影像创作不仅是一种艺术表达,更是一种社会传播行为,应传递正能量和正面价值观。

此外,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对于全面评估学生的学习成果和创作能力至关重要。鉴于传统的文字表达与逻辑推理能力评价已无法适应视觉呈现模式的快速发展,需要依据生成式 AI 的特点和学生的创作过程,开发针对学生多模态表达与技术使用能力的综合指标。参考此前学者提出的 TPACK 模型(技术、教学法和内容知识)^①,评价指标体系应涵盖多个关键维度。创意构思考查学生主题选择的新颖性、创意构思的独特性以及与社会文化的关联性;技术应用评估学生对各类生成式 AI 工具的熟练掌握程度、运用技巧以及在解决实际创作问题中的能力表现;知识体现关注学生在影像作品中对影像基础知识、相关学科知识的运用和融合程度;艺术表现着重考量作品在视觉和听觉方面的审美要素,如画面构图、色彩搭配、音效运用等;社会价值则综合评估作品在社会影响、文化传播和价值引领等方面的贡献。并且,应引入学生自评、互评、教师评价及行业专家评价等多元评价主体,通过综合多元反馈,能够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估学生的创作成果,激励学生不断提升自己的创作水平,为培养适应时代需求的创新型影像创作人才提供有力支持。

综上,当生成式 AI 从技术工具升级为生产主体,传统的文化生产模式正加速转向“人机共谋”的参与式文化生产新格局。生成式 AI 所带来的不仅是能力的赋能,更促使新闻传播教育内部的知识结构与能力体系发生重构,相较于本文提到的艺术性较强的影像创作类型,新闻影像在实践中承担着纪实、记录与监督的专业功能,具有更强的真实性约束与社会责任属性。其“所见即所得”的视觉信任机制,构成了新闻伦理的核心支点。然而,生成式 AI 在图像与视频生成中的高度自由性与概率性逻辑,易模糊现实与虚构的边界。尽管这类技术有助于提升新闻内容的多模态表现力与效率,但若缺乏事实核查、背景追溯与伦理警觉机制,极可能对受众形成误导,动摇新闻传播对

^① 刘娟.Sora 文生视频大模型对学术期刊出版的机遇、挑战及应对[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46(2):79-88.

真实性与公信力的专业承诺。在新闻视听领域,生成式 AI 正逐步介入脚本撰写、角色建模、画面渲染等关键环节,虽然拓展了视觉表达的技术手段,削弱作品的思想深度与文化厚度,而忽视内容构思、叙事逻辑与影像语言等基础能力的沉淀与塑造,可能让新闻视听生产变成“流水线式叙事”的粗制滥造。此外,广告视听领域,生成式 AI 带来的大量生成可快速替换的视觉模板替代人工头脑风暴,提高效率的同时却易导致表达套路化与情感洞察力下降,冲击原有以策略创意为核心的广告策划体系。

因此,新闻传播教育在应对技术演进的同时,更需重新回归对文化生产机制的深层解码。在新闻等专业性场景的应用与教学中,重申新闻影像“真实可证、立场中立、伦理可控”的专业价值核心,强化学生在技术应用之外的批判性思维、人文素养与跨媒介整合能力。教学中应引导学生在掌握 AIGC 工具,建构对“事实核查—内容审核—伦理判断”三重机制的认知与创作自律,以防“技术便利性”遮蔽“新闻严肃性”。还应通过构建“内容—技术—人机关系”的文化生产三维框架,引导学生深入洞察生成式 AI 所带来的依赖性与创新潜能的辩证关系。这正是新闻传播教育在迈向“智能化”路径中必须积极回应的核心课题。

〔刘茜,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人工智能与未来媒体实验室执行主任;苍海心,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人工智能与未来媒体实验室研究助理〕

〔特约编辑:赵希婧 汪铭〕